

友誼和仇恨

著 濯 康



青年出版社印行

友 誼 和 仇 恨

著 濯 康

青 年 出 版 社 印 行





友 誼 和 仇 恨

著 者： 康 濯

出版者： 青 年 出 版 社
發行

總管理處： 北 京 東 單 二 條 三 四 號

營 業 處： 北 京 上 海 西 安 重 慶
廣 州 瀋 陽 漢 口 太 原
濟 南 福 州 無 錫



1951年1月出版 1—15,000(京)定價2,600元

上篇

一

一九四二年十月的一天黑夜，靠近平漢鐵路的一個村子裏，我們一個地下交通員，悄悄地領來了兩個美國人。

交通員把他們招待在一間小屋裏。屋裏門窗都給棉被堵住了，土炕燒得熱呼呼，灶火上半鍋水正開得翻騰亂滾，水汽擠滿了一屋子；炕頭上的油燈給水汽蒙得看不很清，只見一線灰紅的燈火苗，像蠶爬動一樣扭着跳着，圍着火苗一圈黑，似乎是開的一朵甚麼花。

屋子是暖和平的，美國人呆了一陣，身上却還不時地發抖。交通員給他們舀了兩碗滾水，他們忙說：

『謝謝！不，不渴……』他們會說中國話。

交通員又要給他們煮麵吃，可又給他們阻止了：『不餓！』交通員說：『受了會子冷，喝口熱湯暖暖吧！』『不用！不，不冷！』『那你們上炕歇歇吧！』他們還是一樣的語：『好，謝謝……』

交通員怕自己在這裏不方便，就到外間歇着去了。美國人坐在炕沿上，默不作聲，身子却還不時地哆嗦。

他們不是冷，是心情不安定。他們一下火車，就跟着這個交通員，在日寇的砲樓公路和大溝中間偷偷繞着走。車站上日本人那森冷的刀槍和惡狠一樣的嗥叫，野地砲樓裏像鬼火閃動的燈光，又寬又深又難爬的大溝，早就把他們的心拉得倍兒緊。現在，像繃緊的弦忽然鬆了，他們心裏頭還正跳抖得厲害呢！

過了一會，交通員在外間小聲呼呼地睡着了，美國人裏邊年輕的一個也安靜了些，靠炕頭歇着了，年老的那個哆哆嗦嗦地開了腔：

『唉……誰知道八，八路軍是怎麼着的！』

年輕的那個說：『進去以後，看看就知道啦！』

『進去！進去也還是砲樓公路大溝，危險大呢！』

『我們如果不出來，還不是更危險！』

老的翻翻眼，住了嘴，心眼裏可還是滾絞不停。

這是父子兩個，兒子叫傑克。他們在北京作了多年買賣，經營科學圖書儀器事業，和北京的教授學生有點往來。太平洋戰爭爆發以後，日本注意上了他們，又檢查，又傳訊，可又不准他們走；他們找着了我們的關係，不得已偷跑出來，準備從晉察冀繞道回美國去。他們不了解敵人後方的抗日根據地，多年來始終又是在安定的生活裏面，現在受了一點驚，老頭子實在是沉不住氣兒了。他轉過臉來，兩眼定定地望着兒子，慢悠悠地說：

『傑克，你應該冷靜些！我們走的這條路，是充滿着危險的！』

兒子沒有回答。老頭又說：『車站，碉堡，封鎖溝，簡直是中世紀野蠻黑暗的統治！而現在，我們正走進了日本人這中世紀的統治下面！』

兒子多少有些激動，他忍了忍，說道：『中世紀的野蠻統治，不也被我們文明的祖先推翻了麼？』

『冷靜些，傑克！』老人拍拍兒子的肩膀：『我參加過第一次世界大戰，懂一點

軍事的事情。可是，我想像不出：八路軍怎麼能在這樣的統治下進行戰爭！你知道，八路軍各方面都是落後的！我可不擔心麼？傑克，這村裏就有碉堡，日本人隨時都能把我們抓進監獄去！」

父親嚕嗦着，身上制不住地又有些發抖。他總覺着兒子有點激烈：和中國教授學生往來過密的，是他的兒子；引起日本人注意的，當然也是他兒子。而走這條路，也是他兒子主張的；現在想起來，真後悔不該輕率地聽信了兒子的話。

至於兒子，也並不是甚麼激烈，只不過有一股年輕的火熱勁。他是個瘦高個，平日不大愛刮鬍子，頭髮也亂蓬蓬捲着，倆眼窩深得像兩個洞；他崇拜美利堅傑弗遜的光榮傳統，醉心科學與牛頓愛迪生和愛因斯坦自我努力的發明故事，很小便跟着父親，一面作點買賣，大半時間却鑽在圖書儀器和熱心朋友的交往裏面，精神活跳得不行。這回走的這條路，他也覺着有些冒險，並且現在他也很害怕，可是，他認為這種冒險是應該的。

『不錯！』他站起來，眼窩洞裏射出兩道光，逼望着父親：『這條路有很大的危險！可我們沒有別的路走！難道我們能呆在北京不走，忍受日本人的侮辱麼？日本迫

着我們必須跟它作戰，而作戰，總是有危險的！」

父親鼓嚙着胖嘴唇，「撲」地笑道：「傻孩子！你還年輕……作戰，是的，是應該！可我們是商人……」

「不！」兒子走了幾步，返回來聳聳肩，兩手一攤，越說越聲高：「我們沒有別的辦法！中國是落後的，八路軍聽說更落後，而且我們也不了解共產黨是怎麼回事！可是，他們都還在打敵人！我們，我們更……」

父親趕上來捂住兒子的嘴，把他推到炕上，悄聲地哆嗦着說：「噓！你是要叫日本人聽見麼？傑克，你……」

兒子也覺出了自己太大意，靠着炕沿，一邊喘氣，一邊斜躺下去，父親還盯着兒子，搖頭歎息着：

「傻孩子！你的熱情和科學害了你呢！回國以後，你應當看點歷史，看點軍事……」

傑克再沒有說話。老人張着耳朵聽聽，四外沒甚麼響動，他也就靠着兒子躺下去了。

外間的交通員，早被兩人吵醒了。他聽了聽父子倆的話，一句也不懂，就輕輕走出去，爬上房頂，等山裏邊接美國人的人。等了一陣，不見動靜，他又爬下來，再聽聽屋裏，美國人不說話了，推開門走進去，只見倆人都斜躺著打開了呼嚕。他輕手輕腳地給他們蓋上被子，走出來，又爬上房頂，等人去了。

二

這時候，在另一個地方，在我們根據地的山裏邊，正有一些人在緊張急迫地忙著。分區政治部的陳科長，這天下午騎著快馬，趕了一百五十里地，跑得人馬都汗濕淋淋；天快擦黑，他到了縣政府，給縣裏佈置了一個緊急任務。縣裏馬上寫了封萬萬火急的信，交給一個專跑游擊區的通訊員。通訊員接過信，提了提褲子，緊了緊腰帶，撒開大步就走。

通訊員的任務，是要在兩個鐘頭內跑三十里地，過一道大封鎖溝，把信送到游擊區的灘上村，交給當地黨的區委書記吳軍。

吳軍經常住在灘上村。這天黑夜，他領著村游擊小組，出去破了敵人一段電綫。

同村以後，佈置了明天的工作，他隨便往炕頭一靠，抱着文件枕着槍，休息下來。可剛一迷糊眼兒，忽覺着院裏槐樹一動，跟着，像風吹落一片槐葉，地下有落葉的聲音。他心眼兒剎時一緊，連忙悄聲沒息地藏起文件，扳開槍的機頭，窗外邊就敲響了幾下：是自己人的訊號。他身上的勁兒鬆了，噓了口氣，開開門，縣裏通訊員把萬萬火急的信交給他。看完信，走到院裏，他抬頭找着天上的三星，估計了一下時間。通訊員走了，一陣冷風吹得他癢癢了兩下，渾身倒分外精神了。於是，他又叫醒了游擊組。

游擊組員們是集體睡覺，通一指頭就都能跳起來。聽說又有緊急任務，大家把褲腰帶往緊裏勒了勒，拿上武器，拔開腿就要走。吳軍查了查人數，却發現了點子問題。

這村裏有個十二歲的小孩，長的個兒小，細胳膊細腿，一看簡直沒個人形，人們管他叫「小不點」。可他心眼靈身子巧，唸書功課好，上房上樹鑽窟窿鬥敵人，更比耗子還利落。他每天除了上學，就緊跟着游擊組屁股後邊轉，說打仗他去偵察，說破電綫他爬桿子，被包圍了，他能想法鑽出去送信：他自動搶過一些任務，都還完成

得很有意思。自然他年歲小身子弱，不夠組員條件，人們也不忍讓他出去受制；但不行，游擊組怎麼躲也躲不過他。剛才他和大夥一道破電綫回來，吳軍硬叫他回去睡，並且明明見他走出屋子了的，誰知他又偷偷來了，在裏牆邊的大條几下面，支了兩條長凳睡着；現在可又鑽了出來，要跟大夥兒一道出發了！

吳軍氣得想笑，對他說：『小不點，你別去啦！』
他低頭站着，不言聲。

『不是不讓你去，』吳軍又說：『這回緊急任務，你沒辦法去！』
他臉一仰，眼望着房頂，胸脯使勁挺起來，像釘在地下的一根鐵釘子，還是不言聲。人們知道：這是他堅決不同意的表示。

吳軍把他拉在身邊，婉言婉語解釋了一陣，可他最後說道：『我去！反正叫幹甚麼也一定完成！』

吳軍實在沒法了，只好找游擊組長強娃出主意。

強娃跟小不點最親暱。每次執行任務，他總担心小不點同去了會受不住，可他一來不願阻擋着傷孩子的心，二來也太喜愛這孩子的能幹，老想帶出去作個幫手。可以

說，孩子老跟游擊組糾纏，一半也是強娃給鬧慣的。不過，碰到孩子實在不能去的任務，又沒法說通的時候，強娃也會忍心地想些硬辦法對付。這會兒他見時間磨蹭得太久了，也急的不行，就亂摔打着步槍，虎起眼對小不點直嚷：

『上級的命令！就是不讓你去！要去？闖起你來！』他轉向游擊組副組長：『根元！把他網起來！送西屋去鎖着！』

小不點抽抽答答哭起來，一頭撲到吳軍身上：『老吳，我……我不去就，就不去！你你看他，他……』

吳軍輕輕拍着小不點：『他態度就是不對！快別啼哭，回頭咱們批評他！你，你快歇着吧！』說着，把小不點抱上炕，小不點一抽一抽地躺下了；他翻回身一揮手，就急急領上大家，腳不沾地地出發。

他們這回的緊急任務的確有些困難。道兒並不遠，一抹平不到十里地，不過要過一道大河。河水不深，剛沒膝蓋，黑夜乍一看，河面平平靜靜，有時起一點風，悄悄地把流水吹得噁噁嘩嘩，看來怪清爽的。可甯說下腿，使手掠掠水吧！水面上小風兒颯颯絞着，水裏面冰塊兒叮咚響着，水涼得透骨頭，刺得像一萬把小刀刀同時在輕輕

割你的肉。說甚麼黑夜，白天，大太陽，除非是從敵人把守的橋頭上走，誰也不敢淌水過河。

吳軍他們自然從沒想過要走橋頭。小不點沒有來，別的人，淌水就淌水，不稀罕。

他們出村一溜小跑，離河還一里多地，就都脫下棉褲，使勁把光腿桿搓了一陣，便大步不停往前衝；到了河邊，看也不看，三二人手挽着手，還跟走平地一樣往水裏直撞。水冷到腦門心，非抽冷氣不行，硬把氣兒壓下去；牙冰得沒了主，一勁兒亂噓噓，也使勁咬緊牙。大家拚死命嚥住一口長氣，用力抓着別人，總算過了河，上了岸。這時候還不能穿褲子，穿了就得壞腿；也不能停下，停下就會躺倒起不來。他們最後鼓足力氣，吳軍和強娃領頭，手拉手又趕了二里地。好了，大家的腿這才又成了自己的腿，才覺出了冷，覺出了腿被冰割破，血道道橫豎交叉，渾身哆嗦得制不住。他們忙穿上棉褲，再大步趕路。

趕到平漢鐵路附近，躲過了兩趟敵人的火車，他們才抓空子鑽進縣裏指定的村子，找着那個地下交通員。這時候，傑克和他父親早等急了，一遍又一遍地老催問交通員，

交通員望着滿天星，看見三星一個勁往西邊走，心眼裏也卜通通地跳動半天了。接的人一到，大家一刻不停，忙忙行動，吳軍那夥一見外國人就覺着稀罕的小伙兒們，也沒想到要打量打量人家，只匆匆開了張收條：「收到美國人二名，保證送到山裏。」就原班人馬往回翻，傑克和他父親，氣喘噓噓地緊跟着也邁開了大步。

還沒走出村，砲樓上突然響了兩槍！游擊組員們是練就了腳步沒聲音的，美國人腳步又慌又重，驚動得狗叫，給敵人報了訊！兩響槍不打緊，美國人却亂了套，老的那個像鷄腿掉在石窟窿裏，抓着兒子，跌跌撞撞瞎撲騰。吳軍急了，跳上去把他們按在地下爬着，呆了呆，就叫強娃和另一個組員帶他們先撤，他自己領着別人，隱蔽起來往前警戒。

糟糕的是美國人太慌張！撤了好久，吳軍還聽見他們呼哧呼哧直喘氣。砲樓就在村當間，哪會不發現目標！槍聲連珠響了，砲樓頂鬼子也哇哇嗶開了！吳軍他們沉住氣呆了一會，也不得不往村外爬。但還沒出村，只聽得三三步槍聲從地面掠過房頂，唧唧地叫着：是敵人下來了。吳軍估計強娃撤不遠，就下了決心，爬出村找了片坎地，就着坎堆墓碑和柏樹掩護，佈開了陣地。

敵人果然出村了，機槍架在村邊土岸上，離坟堆不過二百來米遠，掃射着；敵人的步兵，直奔大河方向的大道追。吳軍急的不行，叫了聲：『打！』嘩嘩嘩就是一個排子槍。敵人步兵剛一散開爬下，吳軍就地一躍，扔了兩顆手榴彈，領上游擊組飛退了三四百米，再爬下頂着。

情況緊急的不行。鬼子人多武器強，周圍各村的也一定配合。吳軍很快佈置大家一個兩個分散開，不許打槍，撤過河去集合；剩下他自己，帶了個組員，邊打邊退。這時所有砲樓都盯着他這方向打槍，敵人大隊更緊跟着攆。他們人熟地熟，爬溝繞灣，左躲右閃，看看把敵人引離了大道二里地，他就不打槍了，抄小道過了河。

敵人隔河瞎打了一陣，退了。河這邊我們工作好，鬼子偽軍沒多配合，他們都平安地在約定的枯井邊集合。查查人數，不缺，只副組長根元負點傷。他們扶着根元，回了村。

三

強娃他們已經回來了一會子了，村裏幹部們並安頓美國人喝了水，作了白麵條

吃，還給找了個暖屋子，美國人早就舒舒服服地休息着了。

吳軍他們一回來，剛把根元安置好，強娃就領着小不點來了。他們問了問根元的傷，解開傷口看了看，又問了問打仗的情形，強娃就跟吳軍交代任務：『人都平安到村，沒事。』完了，却忽然裂着嘴作了個鬼臉，對大家嚷叫起來：

『真他娘的！這美國人呀，一聽見槍響，就嚇的一灘泥一樣，那個老傢伙你是怎麼拽也拽不動！』

小不點搶着說：『老的那個胖的像老母豬，嘻嘻，走步道喘口氣，才有意思呢！不信你們看去！』

強娃使巴掌在嘴上摸了一把，又拍拍自己的肩膀，說：『咱這玩意兒可算倒了霉！過河，水涼還好說，搯那個老傢伙可真不帶勁！哎，連皮帶肉總有八百斤！還不如搯牲口過河輕閒哩！可他爬在你背上還直搖搖……』

大家哈哈哈哈哈樂的不行，圍着強娃亂問亂鬧，強娃就更勒胳膊擰腿，大說着美國人的狠狠。

吳軍聽了也覺着好笑。剛才緊張的一段，他是在完成任務，根本沒想到美國人；

現在，不由的也跟大夥一樣，對美國人發生了興趣。不過他對美國知道得不多，當時印象深的，是美國早就說過要很快在歐洲開闢第二戰場，却又遲遲不動手，光看着蘇聯和我們跟法西斯艱苦戰鬥。我們的幹部和老百姓，對美國這種說了不算，光想等着佔便宜的行爲，是不滿意的。聽強娃的口氣，他却似乎把這種不滿，也加在了這兩個沒戰鬥經驗的美國人身上，盡挑人家的壞處說；吳軍聽着想，感覺着強娃的態度不很好，就叫住他，說道：

『可別瞎說着玩！人家是咱們的外國朋友呢！』

『朋友？』強娃瞪圓了大眼，似乎大吃一驚，楞了半天，才說：『哎，朋友倒是朋友！可這號子朋友，不把你氣死，也得把你樂死！』

他又描繪開了美國人的醜態，游擊組小伙們，更憋氣十足地張着大嘴傻笑。吳軍忙說：

『夠啦！送人家進山吧！』

強娃說：『送就送嘛！』

『嚇！』小不點突然叫了起來：『這倆人還會說咱們的話，我問過！好他……』